

少妇到法院要求自己犯重婚罪

两岁多的罗亮不停地从沙发上爬上爬下,不一会儿,又钻到桌子底下。李双浓歉意地朝服务员笑笑。好动的罗亮,已经让李双浓每每在公共场合尴尬不已。

法律给予罗亮的定义是非婚生子女,但显然罗亮太小,他自己无法感觉到与其他孩子的这种区别。“只要不生病,他就是快乐的。”每每看到罗亮快乐地一个人独自玩着,李双浓就会悄悄流泪。

为了罗亮的未来,李双浓甚至在法庭上求罪,以追究与其同居数年的罗文化同样犯有重婚罪。

在李双浓收集的证据中,罗文化的父亲罗文化曾写过一份保证书,在这份保证书上,罗文化承诺如果背弃李双浓,将赔偿100万元。

罗文化拒绝承认罗亮是自己的儿子,31岁的李双浓成为罗亮唯一的亲人。这个在“快乐”中成长的小孩不会明白,两个大人以及这两个大人背后更多的大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李双浓知道,那个一度在她心目中最重要的男人,已经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

孽缘

李双浓只读过半年小学,但她现在可以用不错的速度与人在网上进行交流。她还可以很从容地阅读大部头的外国文学作品。李双浓说自己是做保姆、当餐厅服务员、自己开小酒楼的过程中,利用闲暇自学的。

李双浓的父亲是湖南省桃源县牛车河乡大山里一个小药厂的会计。她到了入学年龄的时候,母亲犯上重病耗费

了家里所有的积蓄,直到1987年辞世后,李双浓才被父亲送到山下的小学读了半年书。这一年,她实际上已经10岁。

10年后,父亲续弦,家庭的经济条件却并没有什么好转。因为家中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要读书,李双浓的一年级课本还没有变旧就辍学了。这半年便成为其一生中在学校里唯一的时间。

1991年,年仅14岁的李双浓被一个熟人介绍到桃源县城当上了小保姆。4年后,再次远行到离家100多公里的张家界市,在一家名叫美华宾馆的餐厅里做服务员。

在此之后,出落得秀气可人的李双浓开过理发店,当过小酒楼的老板,其间,还中过一次彩票,不到20岁的她还从别人手中买下了一套价值16万元的二手房。“那段时间,我做梦都会笑呢。”李双浓不好意思地说。

一场“爱情”也在这个时候突然来临。2004年农历七月的一天,在当地戏剧团担任演员的朋友徐春花,在普光禅寺演出,作为朋友的李双浓来到这里看演出。结束后,也去看演出的罗文化接徐春花和李双浓一起,前往祥龙酒店。

“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我坐在了小车的副驾驶座位上。”李双浓事后才知道,这样的安排其实是颇具深意的。但当时李双浓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妥,直到第二天大家再次见面后,李双浓才大吃一惊。

第二天晚上,李双浓和徐春花双双被邀,由罗文化做东,在步行街一个小店里吃饭。吃完饭,罗文化送完其他人后,将李双浓送回家。临下

车前,罗文化拿出自己的身份证和一叠合同、执照,对李双浓说:他在北京的一家电视台承包了一个栏目,生意做得不错。“他对我说,已经看中我了,想和我发展。”

罗文化还告诉李双浓,自己已经离婚两年,有一些女孩子也追求过他,但他都没有看中。罗文化强调,自己从来不到娱乐场所洗脚、做按摩、跳舞。当天,李双浓没有答应罗文化。不过,罗文化对自己生活习惯的描述,引起了李双浓的兴趣。

在后来的交往中,罗文化对李双浓照顾得非常好。知道李双浓吃鸡一定要吃乡村用谷子喂的鸡产的蛋,吃鱼一定要吃清水河里的鱼,罗文化经常会跑到乡下去收购土鸡蛋、火焙鱼。吃鱼时,鱼背和鱼尾比较硬,罗文化就将这些硬的自己吃了,剩下腹部那些软的留给李双浓吃。

这让从小就缺少关爱的李双浓颇为感动。“他虽然比我大16岁,但从他身上,我既感受到了爱情,又体会到了亲情。”李双浓说。正是因为这种感动,2004年12月,李双浓将罗文化带到了自己买的那套二手房里同居(此前,两人一直租住在外面)。

2005年春节的一天,李双浓因为宫外孕住院,罗文化在医院里前后照顾了十多天。看着罗文化细致而耐心的照顾,李双浓不自己在心底里发誓:除非他不要我了,我绝对不会离开他……

一张被异化的结婚证

住院期间,罗文化以丈夫的名义在李双浓的手术同意

书上签了名字。“直到这个时候,我都坚信罗文化的话(指已经离婚两年),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李双浓说,只有很少的时候罗文化会回来晚一点,大多数时候都会像正常家庭的男人一样,早早回到“家”中。

由于医生曾经警告李双浓,经过这一次宫外孕的变故以后,怀上小孩的几率要比常人小一些。因此,当2005年7月再次得知李双浓怀上小孩后,罗文化非常高兴。但就在这个时候,李双浓得知罗文化并未离婚,且有两个子女,所以,李双浓提出打掉胎儿,遭到罗文化的坚决反对。

“我知道,罗文化没有离婚,我如果与他生下了小孩,肯定是非法的,因此,我一再坚持打掉胎儿。”

为了逃避计生部门的罚款,罗文化提出,让李双浓和自己的一个同学李河办理结婚手续。罗文化告诉李双浓,自己的这个同学离了婚,现在是单身,先与他办结婚证,等小孩落了户口后,再与李河办离婚手续。之后,两个人再正式办结婚手续(其间,罗承诺与妻子离婚),取得名正言顺的夫妻关系。

2005年10月25日上午,3人一起来到张家界市永定区民政局。照完快照后,不到10分钟,李双浓和李河手中,便各自拥有了一本结婚证,“好像只花了20多元工本费”。

当天中午,3人在一起吃了中饭。罗文化送李河回了吉首。此后,李双浓一直没有与李河联系过。2007年元月19日,为了解除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婚姻关系,在律师向李

河取证时,两人再次见了面。

2007年9月7日,吉首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准予原告李双浓与被告李河离婚。

程序困局

与李河办理结婚证不久后的2005年年底,李双浓与罗文化搬进了鼎泰逸景园的一套新房内生活,这套房子是罗文化以自己的名字登记、以按揭的方式购买的房子,这也是后来两人之间引发财产纠葛的一个焦点。在李双浓看来,这实际上是两人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财产。

2006年3月23日,李双浓顺利产下一个男婴,取名罗亮。9个月后,罗文化的妻子屈桂鸣知道了罗文化与李双浓的关系以及罗文化在鼎泰逸景园购有房产,并要求李双浓搬出这套房子。2007年元月,李双浓搬出该房屋。

张家界永定区人民法院在审理李双浓要求解除与罗文化非法同居关系一案时,要求罗文化做亲子鉴定,以确认罗亮是否其儿子,但罗文化放弃。法院根据证据规则,确认罗亮是罗文化的儿子。

法院经过审理,确认两人存在非法同居关系,并作出解除两人非法同居关系的判决,罗文化每月支付罗亮抚养费600元(每半年一次,直至罗亮成年),但对李双浓提出的要求罗文化赔偿损失费100万元和返还已赠送给李双浓母子的鼎泰逸景园房屋的诉求没有支持。

判决结果出来以后,李双浓表示无法接受。“他不仅骗

取了我的感情,也耽误了我的青春,我们共同生活期间也创造了财富。”李双浓说,怎么可能在分手后,一点财产都不给我呢?之前李双浓那套二手房已卖出。目前,她带着罗亮在长沙近郊租了一套便宜的农家宿舍暂住。由于小孩太小,李双浓只得在家带小孩,没有工作,生活来源成了问题。

在律师的建议下,李双浓再次来到永定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要求追究罗文化的重婚罪。但第一次要求立案时,该院一姓向的法官告诉她:“如果说是重婚,你也是当事人之一,也要获罪。”李双浓对这名法官说:“我宁愿获罪,也要追究他的责任!”

但这名法官最后以自己不能告自己为由,拒绝立案。

2008年8月6日下午,该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向延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在李双浓之前,罗文化的妻子屈桂鸣(现已离婚)曾提出过要追究两人重婚罪的起诉,但后来撤诉了。至于李双浓诉罗文化重婚罪,主要由李双浓承担举证责任。向延忠说,立案庭不立案,肯定是证据不到位。他建议李双浓将相关材料送到立案庭,立案了,我们就审。随后,李双浓来到立案庭,一工作人员说:能不能立案,关键是刑庭审查,我们只是形式上的,其实,你根本不需要通过我们审查。

李双浓似乎陷入了一种因果循环的程序迷局中。李双浓和儿子罗亮将会有什么样的未来,至今仍是迷局。(文中罗亮、罗文化、徐春花、李河、屈桂鸣为化名)

据《民主与法制时报》

中美村三小乱收费账外资金超亿元

8月5日,暑假中的北京中美村第三小学一片寂静。原本是假期,三小却在这一天召开了中层以上领导班子会。

与此同时,气氛同样凝重的,还有距其不远的海淀区法院。在这里,原中美村三小校长王翠娟等人贪污案一审开庭。与王翠娟站在这里受审的,还有原中美村三小其他4名校长领导工作人员。她们是原中美村三小副校长刘金玲、原党支部副书记张辉、原教导主任张晶以及原中美村三小的出纳李志平。除了涉嫌贪污外,刘金玲、张辉和张晶、李志平被以涉嫌故意销毁会计账簿起诉。

早在今年1月,王翠娟已被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逮捕。当时坊间传言,中美村三小校长王翠娟贪污1.6亿。时隔至今,该案的开庭否定了外界的传言。王翠娟的确是以贪污罪被起诉,但检察机关认定的事实,是王翠娟与刘金玲、张辉等在未经过“学校班子会”集体研究决定的情况下,组织部分学校工作人员及家属两次出国旅游,共花费账外资金57万余元,并以此作为涉案贪污的金额提起公诉。此外,王翠娟个人还因为私自决定购买与学校有关的一套拆迁房后转让获利6万余元,被检察机关以贪污罪追诉。

王翠娟的代理律师对她的贪污罪名提出了异议。此外,刘金玲等人为何要销毁学校的会计账簿,这其中包含着怎样的隐情?这所“北京最好的小学”、“亚洲一流的小学”是否如外界所言,在赞助费上隐藏着天大的秘密?这些迷局,有待一一破解。

用账外资金组织旅游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指控,2004年8月,被告人王翠娟、刘金玲、张辉三人在未经学校班子会研究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决定组织学校部分班子成员、财务人员及家属共计14人前往南非好望角旅游,随行人员出国费用全部从学校账外资金中支付,共花费公款21万余元。

之后的2006年1月,被告人王翠娟、刘金玲、张辉三人再次擅自决定组织学校部分班子成员、财务人员及家属等17人出国旅游,这次的目的地是美国夏威夷及西海岸,共计花费公款36万余元人民币,随行人员的出国费用同样全部从学校账外资金中支付。海淀区检察院认为,王翠娟等三人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了公共财物,已构成了贪污罪。同时,检方还强调,上述贪污赃款均未退赔。检方指控的另外一起犯罪,是三小原副校长刘金玲等人故意销毁会计账簿罪。检方称几名被告烧毁账目的严重行为,最终导致中美村三小账外资金收支情况无法查清。

决定出国旅游程序是否合法,成为当天法庭争议焦点。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钱列阳、许普龙出庭为王翠娟作无罪辩护。辩护人当庭认为,《北京市中小学校长工作意见》第24条规定,校长对捐资助学的收入,有合理支配使用权。而中美村三小的账外资金主要是来源于捐资助学,作为校长的王翠娟,对账外资金是有使用权的。



图为中美村三小

王翠娟本人也在被告席上辩解称,中美村三小是实行“校长负责制”的学校,根据《北京市中小学校长工作意见》的规定,校长对教育骨干有实行奖励权,她本人与刘金玲、张辉是“校级领导”,有权决定以出国旅游的方式奖励为三小做出突出贡献的员工,决定假期出国旅游就是想激励一下她们,因为她们平时的工作实在太辛苦了,这种现象在各个单位都普遍存在。

收取“择校费”过亿元

王翠娟的罪名让很多关注此案的人感到蹊跷。“如果仅仅是出国旅游,贪污了几十万元的公款,与外界得到的消息完全不相符。”一名熟知此案的人士对记者说。

王翠娟出事后,民间的传言,全部围绕中美村三小收取的“择校费”展开。而之前盛传的“王翠娟贪污1.6亿”,也并非全是凭空捏造。在法庭上,王

翠娟证实,中美村三小的账外资金超过了1亿元,而这部分账外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片外”学生入学缴纳的赞助费。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显示,刘金玲、张辉等4人因涉嫌销毁会计账簿,被捕于2007年12月28日。而刘金玲等人涉嫌销毁的,正是中美村三小的账外资金账簿。王翠娟等人组织出国旅游的资金,也出自此处。

所有迹象表明,王翠娟的下马,并不是出国旅游贪污这么简单,与其背后巨额赞助费定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刘金玲等人被捕后一周,王翠娟也于2008年1月4日被捕。

事情缘起于2006年9月,北京市海淀区审计局在对中美村三小审计时,发现该校存在大量账外资金,遂要求学校相关领导提供账目材料。正是在这个时候,刘金玲、张辉、张晶、李志平4人销毁了这些账目,中美村三小巨额赞助费刚刚露出大白天的迹象,就

随即灰飞烟灭。

为什么刘金玲等4人要销毁账簿?“这其中涉及了太多的利益纠葛,并不是每个人掏出2万元赞助费就能进三小。”某知情人称。付给学校2万元,有时候还要付给介绍人二三元才能办妥。“而这个介绍人,必须极有能量。甚至有的领导开出的条子都不管用。毕竟,全北京的人都在拼命把孩子往三小送。”

开设高尔夫课程的超级小学

提起中美村三小,北京的许多出租车司机都知道,中美村三小是一所多么“牛气”的学校。“每学期开学的时候,它都会引起周边交通堵塞,多少开着名车的家长都在想方设法把孩子塞进这个学校”。

中美村三小是全国第一所、也是惟一一所开设高尔夫课程的公立小学。中美村三小是从中美村一小分化出来的,原因是当时一小学生人数过多。但由于地理位置不好、校园狭小等因素,三小的发展一直缓慢,其教学质量和教师队伍也相对薄弱。

中美村三小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除了王翠娟一手操办的“超常规发展”,其最依赖的,是其倡导的素质教育。王翠娟上任后,该校屡屡获得海淀区和北京市学生运动会的田径奖牌,而在此之前,中美村三小在海淀区的田径比赛中从未获得过好的名次。

2006年,中美村三小把高尔夫课列为三年级必修课,一时激起舆论哗然。“我根本不懂高尔夫,甚至连球都没去

过,也没看过别人打球。”王翠娟当时对媒体说,她是通过朋友了解到打高尔夫是一项绅士运动、绿色运动,“只要是对孩子有益的,我们都愿意尝试”。

中美村三小建有60多间琴房,每天中午或下午学生写完作业就可以练琴,还有老师监督。但每次练琴都要缴纳费用。最让中美村三小津津乐道的,是该校的金帆艺术团。这个艺术团曾在国内多次演出中获奖,2005年8月,金帆艺术团赴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被国内媒体争相报道。然而,此次演出在家长中也存在异议,艺术团成员的出国表演完全是自费,还有家长质疑学校领导用孩子的钱出国旅游。

虽然倡导素质教育,但三小学生的学习任务却非常繁重,经常有家长抱怨孩子的家庭作业“多得做不完”。2008年,中美村三小有500多名毕业生考入了重点中学。

收取赞助费没有收据

出色的办学能力和对教育工作的热情无法抹杀,但王翠娟和她的领导班子集体涉嫌犯罪的行为令人扼腕叹息。无疑,她们栽在教育乱收费上。

今年中美村三小的招生在6月15日开始。7月20日,在中关村一家软件公司工作的钟伟(化名)收到了中美村三小的短信,上面写着“您的孩子已被录取,请到海淀影院东边的北京银行缴纳赞助费,以父母名义各存x x元”。一个多月焦急等待,冲进银行的几万元赞助费,只换来一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没有任何收据和发票。据《法制日报》